

SHANDONG ZUOJIA CONGSHU

山东作家丛书



WANGCHUNBO ZHONGPIAN XIAOSHUOXUAN

王春波中篇小说选



山东作家丛书

王春波中篇小说选

出版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发行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
电话：615710

印刷者：山东泰安印刷二厂

850×1168 毫米32 开本 17 印张 2 插页 424 千字
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2,000

ISBN 7—5329—0462—8

I·403 定价8.00元

自序

确切地说，我应该是一个画画的，直今我也不曾忘记怎么去透视，怎么玩颜色，有时弟兄们、朋友们相聚，倒也颇有兴致地画几笔国画葡萄或山水。说卖弄也好，雅兴也罢，我横竖算是两栖之物，在绘画圈子里自称写文章的，在文学圈子里自然道明我是画画的。这便免去了许多比高低的麻烦，如此便也可以讨些小小的便宜。在这两个圈子里我亦不与人们称雄，竟也清闲得多了。

我毕竟仍是做小说的，这么些年来，大约时时忙于写一个一个字，竟写出了几十万个，真有点疲劳。

说起做小说来，不能不谈我的父亲。

我父亲当然姓王，很早的名叫式之，但我父亲还有个字叫正模先。这字是他如今的常用名。我父亲那一辈人的名后面是排之的，我这一辈中间的字是春。海阳县留格乡王家泊村是我的祖籍，我出生在那一片小小的泊地之村。我出生的时候，父亲是很年轻的。我的父亲是位农民的儿子，那位农民是我的祖父。祖父排行老四，村里人对辈分及身分很是看重，称呼上断无一丝杂乱。祖父是位私塾先生，并通点中医之道，因而能有些手段养家糊口。不过，祖父当年曾帮助地下八路军倒卖过军火，那时的海阳境内的土匪司令丁玉亭要拿他问罪，祖父星夜逃走，一去数载。祖父离家之时，父亲正念小学二年级。过没多久，祖父差人将父亲带去天津卫，在一家商号里做学徒。

父亲那年十三岁。三年之后，父亲竟也学得一些东西了，也可能是他聪明，走时老板尚是依依不舍。父亲回到故乡王家泊正遇上祖父患病，急性绞肠痧，三日便将祖父搅得不能再说话。祖

父通些医道，那阑尾炎却要了他的命。祖父匆匆而去，父亲便担下养家糊口的重任。也许父亲受祖父影响，也好写毛笔字画水墨画。我祖父的水墨画颇有些功底，工笔羽毛花卉更有些讲究。这或许正是遗传之故，只是真正搞艺术的大约是隔了一辈传给了我，很可能往后再隔一辈会派生出一位大画家。那是日后的事了，我无法预见。父亲能写能画，倒也在村中出类拔萃，不久便参加县武工队，写些口号标语什么的做宣传。直到解放，父亲则去了县税务所。在那个时候，父亲有感于解放，便写下不少文章，分寄于当时的大众日报和烟台劳动日报。竟有几篇变做铅字。父亲的秀才之名于是雀起。我那时大概三岁。后来，父亲被劳动日报调走，正式做一名记者。

父亲来到烟台城，又将母亲及我与姐姐接进报社大院住下。我们也就开始了新的生活。那时我还不记事。

在这里，我应该谈谈我的母亲。从我记事那年，我就知道母亲有心脏病。母亲姊妹四个，只一个大哥，三个姐妹。这四人一律去当兵打仗。母亲在战争中颇有传奇色彩。她与运送队往前线送弹药，一日兼程一百三十里。男人们都要垮下来，她却没垮。但后来她终于垮了，开初是腿疼，后来心脏疼。她也就得了风湿性心脏病。我五岁那年，曾问母亲为什么叫风湿性心脏病，母亲就告诉我，人走累了不管什么地方就坐下来，地里的潮气钻进人的内里，随着血走，走到哪儿就疼。我从小非常恨这一股讨厌的潮气。

母亲从战场上下来之后便到海阳一所学校教书，她对琴棋书画均懂一些，因而，我自小的美术功底主要得教于母亲。有关我母亲的事情我将认真地写一篇文章，以纪念母亲，以尽我之孝道。我母亲是一九六八年去世的，仅差十天过春节。那一个春节我已经忘记了是怎么过来的。

父亲在母亲去世之后，每个夜晚给我们姐弟讲故事，而且均

是章回小说，神奇迷离。父亲读过不少古书，“三国”“水浒”“聊斋故事”。我至今忘不了那些引人入胜的情节，这或许是我对文学的最初认识。后来，父亲所在的报社“战事”不断，他将一些书带回家中保护，于是，我便开始了读书。

当然，我不是读了那些书而去写小说的，是生活和艰辛教我懂得了许多说不清的道理。很可能是一种排遣心理，我父亲经常带我去钓鱼，烟台城内所有角海我都去过。我只有钓鱼的时候才会忘记我的不幸，我也看出父亲在钓鱼赶海的时候，好像有一丝微笑。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烟台夹河，正是这一片神奇的地方，使我知道河与海的撞击所生发的离奇的现象，我也懂得了生活即如河水与海水的搅和而变得五味俱全。在那片河滩上，在那片芦苇丛中，在那河流里，在那浅浅的海水间，我与父亲开始了人生的真正对话。那时我十二岁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便经常带着弟弟去赶海，甚至与同学旷课去寻找那种安逸。父亲没有指责我，父亲知道我的心。我有时也独自一个人去海边，一个人去，那一片海一片河就是我的，我真感激父亲，他带我去海边，去夹河。父亲造就了我，而且不断地造就。后来，我考上美术学校。在美校的那几个岁月是颇有些色彩的。我的同学们大约是受到神秘的艺术氛围的感染，几乎一律情绪激昂。无论作画还是写生，均表现出空前的艺术素养和天赋。更有甚者，许多的同学不安于抹那么几笔颜色，竟然玩起了音乐。偌大的校园里每每可听到琴声悠扬，深夜里也时时生发出夜半歌声。尽管我的音乐细胞不甚太多，却在那难描难述的音律间生发出一种情绪。于是，我开始做小说了。先是做侦破小说，并煞有介事地请一位同学画了一个封面，画面上有一棵树的黑影和警察牵着狗的影子。几乎在同时，我忠实地记录了我以前的几个生活片段，主要记录了父亲和母亲的几件事情。这些最初的生活素材今天看起来依然十分亲切，但那个时候并不通晓

文学。我的注意力仍是写侦破小说。直到以后，我才重新认识到了自己的单纯，也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做小说。我也才重新开始估价那一条流向大海的河的力量。是父亲领我到哪里去的，所以，我是应该记住父亲的。

我的确应当记住父亲。在我最初的文学生涯中，父亲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，甚至亲手为我改过错别字。十多年前，父亲来威海疗养院医病时，每天晚上为我口述抗日战争的故事，构连起来，竟然是一部正经的长篇小说。那时候我已做下了记录，足足有十万字。父亲像儿时为我们讲故事一样，绘声绘色地讲下去。我埋头做着记录，亦能听得出父亲的感情起伏。关于这本记录，我当然要将其写出来的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，应当是我和父亲合作的作品。

父亲给了我生命，亦给了我真诚、勇敢、无畏。河与海同样赋予我更多的精神。因而，我纯真，我什么都不怕，我敢说几句真话。这便是我。了解我的王润滋先生为此写下一篇文章叫《好汉王春波》。我知道他的心，但我还不算好汉。不过，至少我对人是真诚的，对任何人不曾有过什么伤害的心理。我或许为此而导致过吃亏，甚至于自认为朋友之人背后捣鬼。但我义无反顾，自我修炼去吧。人至终结生命之时，有那么几个真正的弟兄还能记起你来，这便足矣足矣。

我自己了解我自己，算不算一条好汉也心中清楚。但我对生活充满了向往和热情，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到里面去的。中篇小说《生活调色板》写下了我对绘画艺术的全部热情。我同样写下了《神吹》、《神牛》和《十月小阳春》，从而记录了我的前辈和我的亲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对人生的不同理解。我在写下这些作品的时候，内心总有一阵阵剧烈的颤栗。因为，我同样逃不开整个的生活圈子，我亦是这种生活间的一个人物。我十二岁便失去了母亲，那种失落与抗争的心态则同样反映在我的作品中。

但，我希望的是以文学去感染人，而不是教导别人对生活失去勇气和信念。所以，我做小说喜欢那种具有阳刚之气的人物形象。这或许是一种潜在的心理在作怪，却实在是我的创作倾向。而同时，我主张做小说少一些油腔滑调，多一些实在和大气。这样，我便追求一种奇异的色彩和怪诞的情节。写《神吹》、《神牛》均是如此。《文汇报》在介绍《神吹》的时候，说写下既现实又魔幻的韵味，《小说选刊》在评介我的小说的时候也谈到了离奇的人物和迷人的韵味。我觉得恰恰是通过不同手法的表现，而产生严肃深沉的意向。《神吹》里的离奇的情节和人物很多，作品本身又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，但这篇小说通篇宣扬的是我对一个民族百年间过程的思考。关于这些问题，我曾为《文学评论家》写过一篇作家自由谈，这里不必多说了。

说白了，我是热爱生活的，我至今童心未泯，希望自己总不会衰老下去。但我会老的，谁都要走那一步。只是自己现在尚年轻，便应当做一点事情，也不枉在这世上走一趟。古语讲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，五十方知天命。我非常希望自己在而立之年立起来，更希望在而立之年便知天命，到了五十岁很可能就会通晓天下大事了。

这仅仅是愿望。

我非常感谢生活，感谢我的父亲，感谢王润滋先生，我也要感谢我的读者，感谢文学界的前辈和同仁，感谢出版社对我的厚爱。总之，文学偏又是个无止境的东西，但我愿意走下去的，什么时候不能走了便不再走。前几日，传来消息，我的一篇小说《神滩》被评为首届泰山文学奖，我知道这是件好事情，同时我也明白，以后我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了。

再次谢谢出版社为我出版个人的选集，为我提供与读者交流的机会，并谨以此向读者致意。

1990年7月于威海

目 录

神吹.....	(1)
神牛.....	(77)
鬼楼.....	(123)
奇道.....	(209)
家谱.....	(278)
十月小阳春.....	(321)
生活调色板.....	(382)
怪环.....	(455)
红狐.....	(502)

神 吹

开 头

农历十月一，鬼们要过节，还没做鬼的人要早起身，到鬼们住的地方上坟。人们将十个圆饽饽五个一组摆好，排开四只小碟，拿一张纸放到坟尖用石头压实了，便开始烧黄纸，接着倒一杯酒绕坟转酒一圈，回到坟头跪下磕头。有人呜呜噜噜说几句话，有人掩面呱呱咽咽唱几声哭调，或落泪，或不落泪，声音却一定要悲，远远近近的人听了自会感动。

坟地里人影绰绰，火光四处闪烁，倒也颇有一些生气。

天阴沉，迟迟不亮，很顺乎人的心愿。给鬼们过节是见不得大亮的，有大亮鬼们不敢受用人送来的酒菜干粮、棉被衣服，还有零花钱。受用不着，竟要在地狱里干受罪，至来年清明方能有出头之日。此地一年三个鬼节，清明、七月十五、十月一。十月一是萧杀的季节，人要换单添棉，备下粮草过冬，鬼们原先也是人，例外不得。故而，十月一是个挺要紧的鬼节，错过时辰，鬼要受苦，人更是受苦，时辰真是要紧。

闪烁的火光黯淡了，纸灰在阴惨惨的冷风中飞上苍天。人们将供品放入簋里或包袱内，长舒一口气，走出坟地，要回家吃干饭。鬼过节，人也要过节，只是比鬼麻烦点：朝吃干饭，晌吃饽饽，夜吃水饺，且还要八盘八碗，捎带着有五花八门的酒。

一出坟地，人们的样子变得急急促促起来，仿佛鬼在后面追

捕。偏偏通向村子的羊肠路飘来一条白色的影，众多的人卑躬屈膝让出一条通路。

来人白发白胡，白褂白裤，鞋却是黑的，眼珠也是黑的，拄着的拐杖似黑非黑，像踩了一片云，从众人面前飘向坟地，竟没有声响。

人们认真地望着。

老翁在坟地缓缓地走，一座坟缓缓地绕一圈，一座坟缓缓地绕一圈，如此多的坟，无数个圈，他一丝不苟地走着。

阴冷的风抖起他的衣襟、胡须，看上去弱不经风，脚步却挺踏实。

天色大亮了。老翁似神仙下界，白净净立在坟地东头。

这老翁活了一百一十二岁，一生只是用嘴发送人去做鬼，已发送出去五辈人了。百多年他可从来没在鬼节到过坟地。今天这个时辰，他来得蹊跷。众人自不免疑惑。

“呜、呜、哇哇呜，呜哩、呜哩、哇——呜呜——哇哇——呜哩、呜哩、呜。”一阵唢呐声飘起，响亮且缓缓地传入众人的耳际。

唢呐的旋律加快了，变得火火爆爆，激激昂昂，天地在这旋律里越来越明亮，五合村的人齐涌向村南，隔着河套倾听。“呜哩呜哩哇哇，呜哩哩哩，哇哇哇，呜哩哩哩，哩哩哩，哇哇哇哇哇……”

玄妙的旋律倏地被剪断，老翁缓缓倒下去。那支唢呐在天光中一闪，磕响了一块石头，声音悦耳。

众人扑向坟地，将他扶住。老翁抬着月亮眉，摸摸索索握住了唢呐，轻声说：“鬼听见了？”

人们点点头。

“回家吧。”

老翁迷迷糊糊躺了两天，村里男的女的、老的少的轮换着

来伺候。人们恹恹惶惶，竟有些不可终日的滋味，慌慌张张地找来威海市高明的医生。老翁不让医生号脉：“俺到了寿限，土地爷把俺忘了，土地爷想起来就好啦。”

医生终于还是号了脉，并未见异常，说至少还能活一百岁。医生走了，老翁对村长说：“从今开始，咱写写家谱吧。”

神吹老人要书家谱了！从没有家谱的五合村人一齐发怔，不知是喜是愁是悲是欢。

神吹便说出许多人的名字，这些人均已作古了。

鬼 汉

一九七六年，清光绪二年，龙王爷发脾气，不发雨，田地龟裂，万物枯朽，瘟疫霍乱齐临，做鬼的不计其数。王石林一副筐挑了妻子撒下的两个儿子，走出海阳县境，一个多月到了威海卫北面的一处山旮。

山旮里早有四户人家，用石头和树棒拼起的小屋排在北岸。河是从山旮里流出来的，七拐八拐流向东海，如今已干枯，只剩下河床，如一架龙骨横卧。

王石林靠四户人家帮助拼起一幢小屋，心里自有不尽的感激。

那四户人家分别姓吴、郑、丛、林，他们是四个地方逃出来找食吃的，吴姓汉子年岁大，又有些学问，说五户人家来自五个地方，咱这里就叫五合村。五合村的人要以合为本，以善为本，同生死共患难，肝胆相照。

五合村周围的野菜、树皮已尽，五条汉子齐向海边捞海菜根充饥。

海边，男人的辫子排成一大片蛙卵，潮推来一些海草，人便

涌下一股潮。于是便有了斗争，打得血头血脸。五合村人勇，众人恨得咬牙切齿，尤其恨王石林。他太卖命，往死里打人，谁也不敢与他争抢。

海滩上时时有几个不能再动的人，放出难闻的气味。临到大潮席卷，死鬼又在海里发胀，比原先胖出几倍。来捞海草的人却仍不少，将海草从死尸周围或死尸身上捞起来，抖擻了稀溜溜的肉，照样可以食。

五合村的人不再去捞海草，海草也救不了人命，丛汉子五岁的儿子饿死了，林汉子的妻子也死了，是连病加饿所致。

王石林饿得没有精神，抠心挖胆地想到地下有可食的东西，便领着丛汉子去挖豆虫、山蝎子。丛汉子有力气，身大力不亏，翻挖了半座山，挖出一棒豆虫、蝎子，分五份，绝对平均。

王石林拿着三只蝎、三条豆虫回了小屋，四岁儿子已死在草堆里，嘴里却塞着一条布，咽下一半，另一半在嘴外，像鬼的舌头。两岁的儿子伏在四岁的儿子身上，正咬一只耳朵，且咬下来一块肉，无血。王石林抹住二儿子的蚂蚱腿一抖，却抖不掉，二儿子又扑上去咬了一口，只是没咬下来。再抖，二儿子回头来咬他的手，疼得他直打寒战。他说：“非死你这个鬼！”

屋外传来女人的嘶叫。王石林旋出去。丛汉子正骑在妻子身上打。妻子衣衫本就破烂，经不住撕打，上边下边均露出不该露的东西。王石林闭着眼抓住丛汉子。丛汉子说：“王大哥，你睁开眼看看，这个骚货上威海卫卖膀子。”

丛妻喊：“王大哥，俺挣的米呵，家家都有一份。”

王石林将丛汉子推倒，扶起丛妻说：“你可真行。”

丛汉子丢来一根麻绳。丛妻抱住王石林：“王大哥，救救俺，俺不是从心底愿意卖身。”

“饶她这一回吧。”王石林对丛汉子说。

丛汉子说：“问问吴老大。”

吴老大咬着辮梢：“死罪能饶，不饶活罪，叫她走吧。”

王石林喊：“饶她这一回。”

“饿死不卖身！”吴老大吼道。

丛妻捂着两块羞处走了。

丛汉子问吴老大，怎样发落女人挣来的米。老吴大说：“一把火烧了。”

于是，一把火烧了米，又加上柴草烧了每家一份的豆虫、蝎子。

第二日，五条汉子又去挖山。丛汉子走到山腰走不动了，郑汉子扶他回家。上山去的三条汉子挖了两处无豆虫无蝎子，第三处挖出一根蛇来，咬了林汉子一口，又被林汉子将蛇头铲掉了。蛇死了，林汉子没下得山也死了，林家只剩一儿一女，均不过七岁。吴老大、王老二回了五合村，丛汉子已不省人事，却念叨妻子的名字。王石林对吴老大说：“不该赶她走，不该烧米！”

吴老大骂道：“你想叫俺老婆也去卖膀子？”

王石林无言以对，回家去看儿子。儿子已昏睡，王石林也昏睡起来，心里却不昏，想办法找吃的。正开头想，手一阵剧疼，醒来见儿子正咬他的手腕，已咬下一块皮，血淋淋的。他望着儿子血淋淋的嘴，直想一脚踹个头破血流，终于还是忍了。要给王家留一条根，且要为五家都留条根。

王石林掖一把菜刀，星夜出了五合村。

三更时分，王石林回来了，在屋内生起一堆火，将一口袋肉切成巴掌大的块块，架在火上燎。头一块丢给儿子疯啃，二块三块四块五块一直燎下去。先送吴老大两块。

吴老大问：“哪场来的？”

王石林诡秘地说：“上威海卫清兵营里偷了一匹小马，剔了些肉来。”

吴老大大口咬一块，嚼得嘴角冒黑灰沫。他说：“好样的，你救了五合村。”

一顿肉救得了一时，救不了一世。几条汉子商量，要同去清兵营偷小马。王石林说：“去了看俺的眼色行事。”

除了丛汉子起不了身，吴老大、郑老三和王石林一齐向威海卫去了。

兵营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别说牵一匹小马，空身也难进。王石林说：“人家有防备，再来吧。”

第二夜，王石林又独自出去了，背回一袋马肉，照旧用火燎了一番分送出去。吴老大说：“你真有本事，是人是鬼？”

王石林说：“人和鬼一个属样。”

吴老大说：“你再别烧肉了，弄块生肉能煮锅汤。”

王石林说：“不烧有酸味。”

吴老大说：“俺就爱吃这一口。”

王石林说：“没有啦，往后再说。”

吴老大便问那些马骨头、马下水的下落，王石林说统统投进海里，怕别人发觉。

吴老大变了脸色，吼道：“你到底从哪弄的肉？什么肉？”

王石林不露声色地说：“今儿你跟俺去看看。”

王石林掖上菜刀，提着口袋，领着吴老大出了五合村，七拐八拐到了一条山路口。山路口躺着七八条死尸，王石林挨个摸一摸，后来选中了一条汉子，便拔出菜刀，割破了衣裤，露出赤条条的身子来。那菜刀一下子切进大腿，又侧着向前削，削下红红的一块肉。

吴老大怪吼一声：“你这鬼！”

王石林跪下来，磕着头说：“大哥，没有法，咱得保五合村呵，你就忍了吧。”

“饿死也不干这种丧良心的事。”

“大哥，咱得活呵！”

“这世道死了也省心，你给我死去！”

王石林爬起来，瞪着被月亮映白的眼睛，举着发白光的菜刀说：“大哥，你不吃人肉能活到今天？”

“俺去死！”

“你的儿女呢？”

“也去死！”

“别人呢？”

“都去死！”

王石林一菜刀劈下来，在吴老大面前刮起一股冷风：“你想让五合村亡了吗？咱走南闯北为了什么？不就为了一条命，为了身后这条根？不光咱吃人，有的是吃人的，不这样咱就都得死！”

吴老大双膝一弯，仰面嘶声喊道：“天老爷，他是鬼，你快显神灵吧。”

王石林举着菜刀逼近吴老大，咬着牙根说：“你要是敢胡说八道，敢告诉别人，俺就活剥了你的肉！”

吴老大不敢再吱声。王石林将菜刀递过去，叫吴老大去剔死人肉。吴老大接过菜刀哆哆嗦嗦地走近死人，却被王石林喝住，让他重找一个死人。吴老大扭头看看，王石林手里又有了一把菜刀，正架在脖子上，便不敢犹豫，持刀将一死尸的衣襟挑开。死尸“嗷”地叫了一声，吴老大立时昏死了过去。

王石林也吓得魂魄俱散，却听声耳熟，仔细看竟是丛汉子的老婆，便凑过来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丛妻抱住王石林说：“俺想找他爹，碰上这些死尸吓死俺啦。”

王石林问她去了何处，她说四下乞讨，还去一家茶馆提过水

应，挣了些钱，但决没卖过身。她又问王石林半夜三更出来何事，王石林言道找死人肉吃。丛妻长叹一声：“你真是鬼汉子。”但她又说她也吃过死人肉，是乞讨时几个人分了她一块的，吃时喷香，吃后才知做了畜生的事情。可她还是咬咬牙忍下，只要回到丛汉子身边，为丛家留条根再死也心甘情愿。王石林说：“你这人没处找。”

唤醒了吴老大，一行三人连一袋死人肉回了五合村。

王石林将丛妻送到丛汉子身旁，丛汉子只是流泪。丛妻从怀里摸出五个伙食，递给丛汉子一个，丛汉子张不开嘴，便放在一边，将余下的四个递给王石林，让他分送别人，王石林推辞不得，只好遵命行事。丛汉子却用力喊住他，让他帮忙翻翻身。

翻过身来，丛汉子对丛妻说：“你躺着。”又对王石林说：“帮俺上她的身子。”

王石林忙逃出去。丛妻、丛汉子大声喊叫，王石林又折回来，看见丛妻已是下身光了，不敢睁眼将丛汉子推上去。

丛汉子在丛妻身上哆嗦不止，手忙脚乱。直到不哆嗦时，手脚才安稳了。丛妻要起来了，推他不动，定睛细看，丛汉子双眼已直了。她抓他撕他咬他，被王石林拖下来。

丛汉子死了。

吴老大没敢声张吃死人肉的事情，却与王石林不再往来。丛妻倒常来，一夜窜入王石林屋中，对他说：“王大哥，俺跟你过吧。”

“俺是鬼汉你不怕？”

“俺不怕。”

“你得守孝三年。”

“嗯。”

转年夏季，丛妻生下一子，模样小鼻子小眼，酷似丛汉子。吴老大和郑汉子两家已离开五合村，回各自老家去了。林汉子的

双儿女刚被王石林收养下来，同时，五合村又涌来不少外来户，像模像样地造了许多房屋。秋天，收了不少庄稼，王石林将丛妻拉到家中说：“三年太难熬，来住吧。”

两年后，有了一子。如此，这一家便浩浩荡荡起来。王石林不曾为后代更名换姓，姓林的仍姓林，姓丛的仍姓丛，他的后人自然姓王了。取名二登，意为老二。

又过一年，三登出世，活了几日便夭折，王石林说：“孩子是块肉，死了再另弄。”妻子说：“你这鬼汉，一点心意也没有。”

那一夜，夫妻二人正做大事，屋外闯进一伙蒙面人，将王石林捆翻，拉到河套砍下头，又大卸八块。为首的人对王妻说：“这鬼汉吃俺长辈兄弟的肉，如今拿他活活地祭祀亡人，且留你等人的性命。这叫以怨报怨。”

鬼汉做鬼十个月后，王妻便又生下一子，依旧取名三登。

缘 缘

二登十四岁那年，五合村来了一条汉子，汉子细瘦细瘦，孤零零住进无人住的屋子里，除了种地，大多时间吹唢呐；也吹笙，又吹管子。村里人称他吹鼓手，所有的孩子均将他视为能人。吹鼓手吹各种乐器都拿人，非常动听，技艺也不凡。吹管子可两根一齐吹，一张嘴被两支管嘴撑横了，成蛤蟆状。更厉害的是手指能按两根管子上的孔，吹来却不乱。

吹鼓手挺和气，且又有不少钱买糖瓜、冰糖葫芦，分与孩子们，有时竟用自己的大长辫缚住一小子的腰，将小子旋转一圈。

二登极乐意听吹鼓手吹出的声音，时时领着翠芹去吹鼓手的小屋。翠芹小二登几天，生得眉清目秀，家与二登相邻，两人同上